

# 新一年文譚

XINQIANNIAN

广东省文聯理論研究室編 WENTAN

廣東文藝理論研究叢書

# 譚

廣東人民出版社

·广东文艺理论研究丛书·

# 新千年文谭

广东省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千年文谭 / 广东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5

(广东文艺理论研究丛书)

ISBN 7-218-03338-5

I . ①新…②广…

II . 广…

III . ①文艺理论 - 研究 - 中国②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IV . ①I0②I06

责任编辑	何燕屏
封面设计	翁少敏
责任技编	黄秉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粤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338-5/I · 39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 出 版 说 明

一、“广东文艺理论研究丛书”由广东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编。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针对当前的文艺思潮，结合国内（尤其省内）文艺创作的实际，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开展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活动，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二、该“丛书”分辑不定期出版，可以是集体的论文选，也可以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专著。

三、《新千年文谭》是该“丛书”的第一辑第一册，系1998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面向 21 世纪的文艺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

编者

1999 年 12 月 6 日

# 目 录

偶成三题 .....	刘斯奋 (1)
我对文艺上一些问题的看法 .....	徐中玉 (7)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批评话语 .....	王富仁 (10)
当前理论性反思需要深入的三个问题 .....	关 炜 (14)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 .....	张 阖 (17)
论世纪之交我国文艺的三大新变 .....	陈 辽 (20)
逻辑起点与思维方式	
——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邓小平文艺	
思想 .....	郭正元 (29)
文艺问题随想 .....	钱谷融 (44)
八千里路云月文心依旧	
——关于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若干思考 .....	杨匡汉 (52)
论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与多样化 .....	柯汉琳 (61)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跨世纪 .....	李运抟 (71)
中国新时期文艺“纵”“横”继承吸收的方法	
与方向 .....	艾 斐 (86)
邓小平文艺思想及其历史功绩论纲 .....	向卫国 (101)

## 历史的风

- 站在两个世纪临界点上的沉思 ..... 程代熙 (115)
- 走向综合的 21 世纪文学批评 ..... 陈剑晖 (131)
-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瞿秋白  
与毛泽东 ..... 单世联 (142)
- 在世纪末看文学  
——试论中国文学的走向 ..... 张墨琴 (162)
-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想方法 ..... 蒋述卓 (170)
- 契机·机制·途径：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生成  
——从王国维的审美批评实践看古代文论的  
现代转换 ..... 李凤亮 (176)
- 专科词典方式对古文论术语现代转换的意义 ..... 陶原珂 (194)
- 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互动平衡论 ..... 黎乔桂 (207)
- 人学与美学的氤氲化醇  
——关于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 ..... 殷国明 (224)
- 论审美文化的道德意义 ..... 金岱 (233)
- 精品创作与超拔之气 ..... 游焜炳 (241)
- 再论“感知性散文” ..... 邓国伟 (251)
- 对外开放与文艺题材的国际化 ..... 胡子明 (259)
- 珠江文化特质及其源流略论 ..... 黄伟宗 (267)
- 20 世纪末岭南文化的现状分析 ..... 徐南铁 (288)
- 寄望新世纪的岭南戏曲 ..... 谢彬筹 (296)
- 当代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发展轨迹及趋势之  
比较 ..... 曹光平 (306)
- 析广东音乐在新世纪所具有的生命力与  
文化力 ..... 罗小平 (322)
- 保持清醒头脑 迎接新的挑战 ..... 张木桂 (331)
- 值得关注的传记文学 ..... 贺朗 (341)

溯源汉隶 固本强流

- 兼谈当代中青年书法的一种现象 ..... 欧广勇 (349)  
论文学与经济的互动 ..... 潘凯雄 (361)  
知识经济兴起与文艺创作前景 ..... 赵怡生 (371)

从创作到研究

- 国内文学界信息述略 (代跋) ..... 郑心伶 (378)

刘斯奋

## 偶得三题

这两天在讨论会上听到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广东省的知名学者的发言，感到很受教益。我本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边缘人。搞创作是个业余的，对理论有点兴趣也同样是业余的。由于工作忙，我的阅读量与研究深入程度远远不够。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只能就工作实践的过程中想到一些问题，提出来就教于在座的诸位。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继承与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个耳熟能详的老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与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究竟继承发扬什么我一直想不清楚，因为世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由高位文化转变为低位文化，西方文化则上升为高位文化。这种转换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性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中国原有的一套价值观念、文化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而且愈来愈呈现土崩瓦解的势头。比如说我国明末清初，中原文化是高位文化，“四夷”的文化是低位文化。满族进来以后，要求中原民众剃头、留辫子、改变服饰，引起了中

原人民的激烈的反抗。很多人都要保持所谓大汉衣冠，宁死也不肯剃发留辫。从本质看，这是对中原文化这种高位文化的自豪感和捍卫。但到了近代以后，洋鬼子从来没有强迫你割掉辫子，理成像他们一样的头，但是中国人却自觉地从发饰到衣服加以效仿，还有用、住、行方面也是如此。这是就物质而言。在精神方面，原来的那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也受到猛烈的冲击。到现在，我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尽管还有其遗毒在，但已是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坚持中国传统究竟坚持什么，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的，始终没有弄清。我请教过好多人都说不清楚，口号有一句，但具体内容并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提出来，请教于大家。当然也有人提出中国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新儒家的一套东西，并引起了热烈讨论，但到底行不行得通？远远还没有达成共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不弄清楚，对我们中国的整个文化将来的发展走向都有影响，变成只有口号，没有具体的内容和清醒的判断把握。其结果，很可能就会在糊里糊涂中被处于高位的西方文化“同化”掉，成为对方的附庸，进而危及民族的地位和生存。这绝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相反，类似的情形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第二个问题（本来第一个问题未解决，第二个问题很难谈）是东方艺术应发扬什么样的优势，才能在最高的层次上与西方艺术分庭抗礼？我说的是最高层次，并不排除其他层次上的接纳和移植。所谓最高层次，也就是说在质的层次上区分两种文化、两种艺术。分野在什么地方？近百年来，西风东渐，很多西方的创作方法，包括门类文学的、美术的、舞蹈的，还有戏剧的、音乐的等等受到西方极大的影响。这种进入，西方自然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的优势、军事优势、政治优势，挟这种优势，文化得以进入。中华民族是很骄傲的民族，

只有在其军事失败、经济失败、政治失败的时候，痛感原来的一套不行，才把外面的一套移植过来。否则，中华民族绝不会接受西方的这套东西。近百年历史皆是如此，这种进入，毫无疑问对原来中国的艺术、东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影响，使得一些艺术形式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极大地丰富了东方艺术的面貌，结出了很多成果。但这里面始终有个问题，这两种不同源的文化总有最根本的、最高层次上的东西。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我想我们中国文化、中国的艺术家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也是会失去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只有跟着他们走。现实主义来了，我们搞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来了，我们搞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来了，搞立体主义；后现代主义来了，我们搞后现代主义。只能永远跟着他们走，但是不是只有永远跟着他们走呢？我倒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洪水般涌入的西方文化，总体来说还是近代科技发展起来这批艺术的力量最强大。西方艺术发展到近代，在近代科技产生了以后，它的艺术才发生了剧变，比如它的透视方法，也不是西方艺术与生俱来的。它是到了 15 世纪才发明这种透视方法，也就是我们明代的时候西方才发明这种透视方法的。它是从科学的观念发展起来而产生的。比如说印象派绘画，光与色的设置那么丰富，也是与现代科技发展起来的光谱的分析、摄影术很有关系。包括小说的结构，西方作家很善于结构长篇的小说，特别是多卷本这样复杂的结构把握组织的能力，也跟他们近代工业社会这种体系性的思维、大工业的思维息息相关，他们是从小受到熏陶和锻炼。西方艺术是与其近代科技进步紧密结合起来的艺术。这种结合创造了很多奇峰突起，名作如林的辉煌景观。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科技发展的结果又有意无意地把他们的艺术逼到狭路上去。摄影出现以后，电影电视出现以后，电脑出现以后，传统的艺术被压迫到越来越狭小的位置。

比如说一幅花了几几年时间画出来的写实主义绘画，摄影用一分钟、一秒钟就能把同样的内容拍下来，电脑可以把各种奇形怪状的画面在其内部任意合成。近年来，不少运用西洋技法从事创作的画家已经放弃写生，而是改而运用摄影机来收集素材乃至直接按着照片来画，又比如电影电视出现了，小说再仔细的描写还不如电影、电视的表现那么具体、灵活。因此，小说阅读的人越来越少，电影、电视就蒸蒸日上。而更新的情况是：电脑技术的迅猛发展又正在对电影、电视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已越来越被逼上悬崖，于是，有不少人就从传统的具象转向抽象、转向从东方艺术和原始艺术去寻找灵感，试图摆脱摄影和电脑的压迫。现在不少西方绘画走平面节奏的路线，不再走立体的搞法。走以简驭繁，再不是那一味求繁求细的搞法。现代派的小说也是用平面叙事的方法，根本不再搞立体塑造了，它是被压迫以后而发生的转向。我想，搞平面节奏，不搞立体节奏，搞以简驭繁，不搞以繁入简，这二点恰恰是我们中国东方艺术最拿手的东西。我们传统的绘画，本来就是搞平面节奏，不搞立体节奏。我们把握物质的意象从来就是以简驭繁的，不在光和色上下那么大的功夫。我们传统的诗歌、戏剧乃至小说也表示出以简驭繁地把握生活的鲜明倾向，抽象的手法应是东方文化最高层次的东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东方文化建立在我们中国的中庸之道、温柔敦厚的诗教上面的审美理想。西方的绘画画杀头、流血、灾难，中国画从来不画这些东西。当然在诗歌、小说和戏曲中，也表现流血和灾难，但表现的方式和从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则仍旧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是一致的。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审美观的具体体现。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也是应该关注的。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东方艺术，自有其在源远流长的传统中积淀下来的优势和长处，值得认真思考和总

结，从而确定我们的走向。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怎样才能走出惟科学主义的误区，真正地按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所谓惟科学主义，是指近代西方的一套东西，往往把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混为一谈。用研究物质生产和物质世界的方法去研究精神世界。当然，仔细划分有很多变种，不过总体来说至少存在三点：

其一是科学研究往往是透过个体来寻找共性。找出共性之后就可以进行复制。找出共同规律就可以编制一系列数据，可以生产出一模一样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强调的恰恰是个性，而不是共性。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全是研究共性的东西，这种研究对艺术创作能够具有多大的推动作用？我觉得是存在问题的。研究科技发展要共性，研究文艺发展则要个性。凡是大师都是摆脱现成的观念束缚，摆脱现成的技巧，摆脱现成的审美的模式，创作出新的观念模式和审美模式，这样艺术才得以发展。相反，个性一旦变成共性，成为竞相摹仿，陈陈相因，不管技巧多么高明，艺术的生命力也就丧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应更加注重个性的研究，研究个性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和实现的方式、途径等等，只有这样，才是抓住了艺术发展的关键。

其二是运用尸体解剖的方式对文艺作品进行批评。就像把一个活生生的人进行鼻子、眼睛、嘴巴、耳朵、心、肺逐一分离那样，对文艺作品也是分割成若干块，逐一加以评析。分析了半天好像说清楚了，但对推动作家的创作没有多大作用。如果作家这样从事创作，是没有办法把作品创作出来的。以我的经验，比如阅读诗歌评论，我认为中国传统诗话的评点式批评，讲究形象比喻，点到即止，虽然简略，反而颇有启发力与激发力，可以帮你举一反三，把你的想象力和领悟力激发起

来。如果给我规定主题怎么表现，词句怎么运用，意境怎么构成，就会变成不会写了。总之我觉得精神产品有其特殊的规律，不是说你能把这东西分解清楚就能创作。精神产品生产是另外一种规律。

其三是物质生产是越新越好，有了汽车就不再坐马车牛车了，有了电梯不再爬楼梯了，有了空调就不再用芭蕉扇了。那些旧东西都只好进入博物馆。但是精神产品不是这样，古的东西，那个时候人类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照样发出永远不可磨灭的光芒，对后人的精神世界永远起着作用。《诗经》还是《诗经》，《楚辞》还是《楚辞》，“床前明月光”还是“床前明月光”，不会因为它是旧的就失去了价值，跟物质产品是完全两回事，无须一味前赶。现在一些搞现代艺术的人热衷于追求艺术史的地位，而不去追求艺术本体的地位。反正我把小便池搁在展览厅内，我是第一个，我这样干，你就得记我一笔。至于有没有艺术本体价值，他们则不注重。一味标新立异，认为艺术产品越新越奇越好，其实文艺作品只有越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长期考验才越有价值，跟物质产品并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的文艺评论，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影响是要摒弃的。应该从其中走出来，真正按照艺术发展的特点和精神活动的规律进行研究，这样对文艺创作发展的推动才更有帮助一些。最近我看到一些论文，讲及中国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我想，很多人接触到这个问题了。其实人类的一切东西都是从经验开始的。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经验的东西可以理性化，提升到理论；某些还无法提升到理论。无法提升成理论层次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不科学，说不清楚，没有价值。然而，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既然能够起作用，为什么我们硬要说它是没价值呢。只不过，我们人类思想发展还没有达到把这种经验提升为理性认识而已。

徐中玉

## 我对文艺上一些问题的看法

我已做了近 70 年电影的看客，30 年代喜爱《渔光曲》、《大路歌》这些影片，抗日战争胜利后看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至今记忆犹新。50 年代后喜欢赵丹、石挥等主演的片子。现实主义的、积极进步的、爱国抗日的，既有人情味又有较强艺术感染力、富有批判精神的，都要看。积多年之经验，觉得还是对当时这类影片最有感情。而对只有宣传作用、公式化、概念化的一些作品，便感到既不够真实、饱满，又枯燥乏味而兴趣不大。《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等也看过一些，有新鲜感，不很强烈。搞不清也并不关心谁谁是第几代。谢晋导演的揭露“反右”的几个片子，我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很有胆识，却受到了一些轻薄见解的指责，认为太不实事求是。自以为超越了时代，其实是脱离了我们这里的实际。须知到了最近对“反右”丑剧才有了些突破禁区的气象，而多少受害者却墓木已朽了。

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影片可说比所有人为拔高的都强，因为总是比较真实，比较切近人民的生活。也许正因误遭批

判，才更提高了它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同八个“样板戏”后来受到大家的坚决拒绝，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人民的选择，任何一时的高压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张艺谋导演的片子颇有创新，有他的气魄，力量。他所表现的粗犷、野气，正是对多年驯服得太少骨头、太软弱、太陈腐的一种冲击。拍摄精心，话语不多，引人思考。对比后来那些滔滔不绝的油嘴滑舌，对比一向充斥的高头讲章，套话官话连篇，是另一种境界。后来确有迎合外国猎奇趣味的苗子，形式精致，内涵不足。但愿这个难得的人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潜力，不要疏离本土，不要太偏执，多点社会主人公抱负。

现在可看的影视太少。差到简直只能一路翻过去，直到索性不看。或者还是看看那些几十年前的老片了。演员文化底蕴太薄，一般都缺少演技，没有深度，凭容貌在支撑。影视艺术发展快，需求大，人才跟不上市场，又管理不善，到处设卡剥皮，搞得人人烦躁。市场经济确实增加了机会又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电视和电影略有不同，电视的涵盖面、使用者广泛，过去只有极少数人参与，现有千军万马来加入了，是好事。问题在善于引导，管理得好，公平、公正、公开、法治。要有公平竞争，反对权钱交易，垄断自肥。对假冒伪劣、偷工减料现象，例如常见的拖拖拉拉动辄几十集，片前片后一大串姓名，存心拖延时间，为什么居然仍给上映？可见制作、节目、管理各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改进。

再者，要加加强认真负责、有说服力的评论。如今媒体的评论多属新闻报道性质，有其作用，但不能替代真正的文艺评论。这里所说的评论，既非商业性，又不是官方喉舌，而应属于民间、大众可以信赖的舆论，有学术研究做支撑。目前的困难在：“炒作”已因商业性太浓而声名狼藉，原来热衷于此的

逐渐销声匿迹，研讨会、发布会、签名售卖之类亦已效果日少，而认真、负责、有说服力的评论队伍仍没有组织起来，只听见上下呼吁，也还未听到有什么筹划、计议。并不是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不可能建立起相当公认的健康评论，英、美、法等国的这种论坛已建立起来多年了。大概同样需要有重视文化事业、资力人力比较充足的日报来承担才合适。报纸发表快、读者多、编辑力量强，群众信息来源广阔。目前，评论家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既不愿参与胡乱捧场，也顾虑直言批评会损伤各种当事者的直接利益，而且个人资料信息远远不够，又实难于保证所说意见一定切中要害。但他们还是有志积极想为繁荣文艺事业起些作用的。如能打破诸如此类的僵局使媒体和评论家建立良性的关系，树立评论的权威性，赢得读者的信任，不但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发行量，广告收入）也会有保证。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给文艺家们带来了宽松得多的文化环境，再也不必为要说些老实话，贡献点恨铁不成钢的热忱而忧虑重重了。文学艺术创作，多了点自由，也是社会改革的成效之一，值得祝贺。

**王富仁**

##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批评话语

20世纪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伟大地位是不能抹煞的，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的文学批评，使它成了一项独立的社会文化事业。但在它建立的过程中，继承的是两种不同的批评话语，一是中国古代的批评话语，二是西方的批评话语。这两种批评话语各有自己的优点，但也各有自己的不足。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天然的优长，即它是欣赏的，感受的，体验的，是建立在批评家对某个文学作品直接的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始终伴随着对中国语言审美特征的直观或直觉的感受，使这种批评具有直接的有效性。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批评方式，但却不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西方文学批评是诉诸理性的，是以理性的语言对感受性的文学艺术进行的理论概括或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没有更大的超越性，最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是直接附着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上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如果将其与另外一个或一些文学作品相联系，它的批评魔力就丧失了，而且对它们的运用也带有很